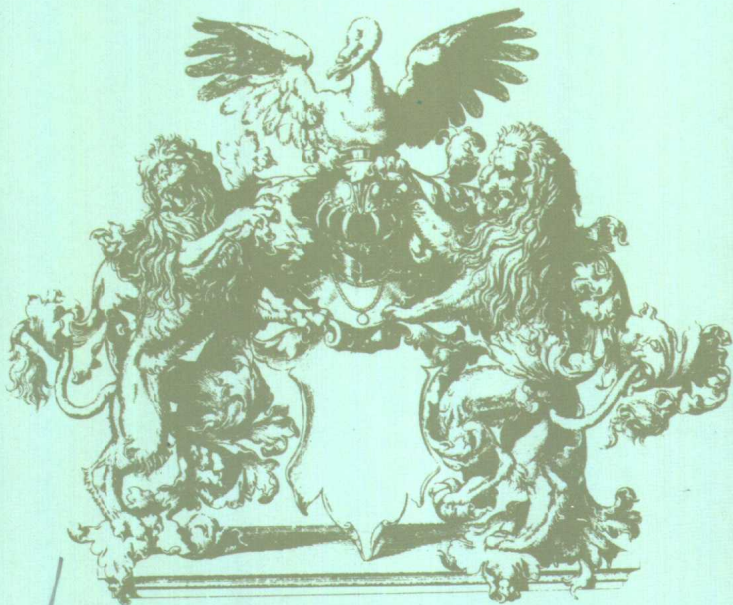




跨文化对话丛书

# 黑格尔与海德格尔

胡自信 著



中华书局

B516.35

跨文化对话丛书

主编 王柯平

# 黑格尔与海德格尔

胡自信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与海德格尔/胡自信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跨文化对话丛书)

ISBN 7-101-03252-4

I. 黑… II. 胡… III. 黑格尔, G. W. F. (1770—1831)  
—哲学思想—对比研究—海德格尔, M. (1889—1976)  
—哲学思想 IV. ①B516.35②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9575 号

责任编辑: 王瑞玲

跨文化对话丛书

主编 王柯平

**黑格尔与海德格尔**

胡自信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 印张·12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1.00 元

---

ISBN 7-101-03252-4/B·337

## 总 序

近些年来,有关对话(dialogue)的种种论说,令世人瞩目,近乎于显学。其中,有的从话语权力的角度切入,期望以对话为契机,取得社会地位的客观认同与相应的尊重;有的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审视,试图以对话为支点,打破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实现(哪怕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文化身份的平等与文化自律的权力;有的从学理方法的角度出发,把对话视为一种理想的交流方式,着力于探讨相关命题从模糊走向澄明的可能途径……

“跨文化对话丛书”的根本宗旨主要基于后者。在这里,对话本身既是学术探索中的一种特殊话语行为,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比较研究过程。在此过程中,所谓孔子式的启发性对话(heuristic dialogue)、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性对话(dialectic dialogue)、狄尔泰式的主体间性对话(intersubjective dialogue)、伽达默尔式的解释学对话(hermeneutic dialogue)、德里达式的互文性对话(intertextual dialogue),以及哈贝马斯式的交往性对话(communicative dialogue),均有可能在开放而自由的原则的统摄下,交互运用于相关议题的追问、反思、分析与评判之中。也就是说,学者有必要不拘一格,打破人为的“楚河汉界”,拓宽对话与思维的空间。这样,在涉入当下的、历史的、本土或异质文化的,尤其是跨文化的不同语境中时,学理层面上的对话不仅在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展开,而且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作者之间展开,同时还需要本着“无

限交流的意志”的原则,在“批评的循环”中展开,藉此达到不断深化、不断发掘、不断总结、不断走向澄明之境的终极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跨文化”是一个外来术语,其笼统的汉译名称同时表示三个复合语词(cross-cultural, inter-cultural, trans-cultural),隐含着三种基本形态(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至于广义上的“跨文化对话”,一般呈现为各有侧重的对话形式,譬如,因不同文化碰撞所引致的火花四溅的、具有冲突性和启迪性的对话形式,因边缘文化的生成而促发出创新机制的、具有互补性和会通性的对话形式,因时代精神的异同与流变而形成的彼此影响的、具有动态传承或因革特征的对话形式……无论取哪一种形式,都需要在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相关历史、文化与文本语境中,以“博观”为手段,以“圆照”为态度,以“见异”为能事,以“鉴奥”为鹄的,实实在在地做一点有助于“识器”“晓声”的研究工作。本套丛书的编者与作者,也正是基于上述理念走到了一起。他们均想尽其本分,就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探讨。无论其水准怎样、学养如何,无人会怀疑他们的那份真诚及那股涌动的愚勇。

借此出版之机,谨向积极倡导学术研究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领导杜江、李翠霞教授和英语系领导马登阁、叶金魁教授深表谢忱。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套丛书(首批)不可能在短期内付梓。最后,敬请大家批评雅正,积极参与,逐步深化方兴未艾的跨文化研究工作。是为序。

王柯平

2002年盛夏

# 序

张世英

这是一本内容丰实、卓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我看了之后亦受启发。

人们都说黑格尔哲学已经过时了。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可谓风靡一时。相形之下，三位 H 先生 (Hegel, Husserl, Heidegger) 中的第一位 H，黑格尔的地位更显得跌入低谷。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从 1949 年到改革开放，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在中国能成为西方哲学中最受重视的思想派别，一则是因为学术界大都按照列宁的说法把黑格尔哲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一则是因为黑格尔尽管主张普遍与特殊的具体统一（即他所谓的“具体普遍”），但他的哲学最终还是用普遍性压抑了特殊性，用抽象的概念窒息了具体的人性，正是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方面最易为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所利用。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学术界也敢于大胆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了，特别是西方现当代哲学中重个体性（特殊性）、重多元性、重人的“生活世界”的思想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在这种形势下，黑格尔式的传统形而上学遭到冷遇就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但是一时的风尚和一个哲学家的名声、地位的浮沉起伏不能

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

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诚如本书作者胡自信开宗明义所强调的那样,一方面都是以批判黑格尔起家的,一方面又都离不开黑格尔哲学。我在一些论文中也说过:西方现当代哲学都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有时甚至是踩得越重,腾飞得越高。因此,我们在热衷于谈论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际,更要着重对它作冷静、深入的研究,而从事这种研究的途径之一就是研究它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胡自信,《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导论,第9—10页),而不是专注于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反对和批判”(同上,导论,第10—11页)。胡自信的《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一书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本书的五大章,就是从五个方面的问题论述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是怎样既区别于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而又与黑格尔相联系的,是怎样受到黑格尔思想和问题的启发而提出了迥然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观点和学说的。

例如,在关于从第一个H(黑格尔)到第二个H(胡塞尔)再到第三个H(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般都按时间的先后认为三者是每一个后面的H超越每一个前面的H的直线关系,即胡塞尔超越黑格尔,海德格尔超越胡塞尔。但本书作者则从另一个角度更多地着重说明海德格尔是如何借助于黑格尔才超越他的老师胡塞尔的。于是作者独创性地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由胡塞尔哲学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居间环节。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是“走向事情本身”,他想在此原则之下以“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来反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但是海德格尔却发现胡塞尔所讲的“事情本身”“仍然是意识或主体性”,旧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并未得到根本克服。海德格尔为了维护老师提出的“走

向事情本身”这个基本原则,却走上了与老师不同的道路,即“一条探究存在的道路”(同上,导论,第5—12页)。而这条道路是由于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所提出的“实体即主体”、本质通过现象而显现的思想启发而来的。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黑格尔对海德格尔“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同上,第一章,第11—12页)。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和概括这个观念联系在一起”,“本质的意义被搁置在一个过于遥远的一方”,“本质直观”从而“无法胜任存在之自身显现的任务”。这里,海德格尔正是借助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本质显现于漫长曲折的现象过程中的思想,才达到了他的“存在的自身显现”的观点和学说(同上,第一章,第11—16页),尽管黑格尔的整个哲学未脱旧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式的窠臼。

关于其他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无”、“经验与存在”、“无限与有限”、“存在与时间”的问题,作者基本上也采取了上述同样的思路与方法,既指明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哲学的重大区别,又详细地论述了海德格尔从黑格尔哲学中所“吸纳”的重要思想成分。

胡自信之所以在以上几个方面都能有根有据地提出自己的创见,不仅在于他考虑问题之周密,分析问题之细致,逻辑推理之谨严,尤其重要的是得力于他的外文功底。他所引证的许多海德格尔原著,特别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两书都没有中译本,也不为国内专攻海德格尔又通外文的学者所重视,而海德格尔在这两部著作中却阐述了许多大不同于人们所最熟识、引证最多的《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的观点,海德格尔在这两部著作中较多地强调了他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强调了他对黑格尔思想的解读和“吸纳”。例如在本书第四章关于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上,作者引证了海德格尔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的一



段原话：“我们与黑格尔的对质最终走到了有限与无限的交叉路口。说这是一个交叉路口，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与黑格尔的观点不是对立的”（同上，第四章，第98页）。这样的引证当然更有力地论证了作者这部专著的主题：海德格尔不是简单地抛弃黑格尔而与黑格尔对立，而是批判地吸取和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显然，一个不精通外文原著的作者，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引证和论证的。至于第三章关于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作者更主要地是依据海德格尔的外文原著《黑格尔的经验概念》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的。海德格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更是发现了他与黑格尔思想的“相近”之处（同上，导论，第5页），海德格尔把黑格尔“海德格尔化了”，把黑格尔解读成了“海德格尔式的黑格尔”（同上，导论，第5页）。我个人读过海德格尔的这本小册子多遍，并在《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的第二章“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专门评述了这本小册子的思想。我以为胡自信所作的上述概括是完全恰当的。这本小册子把黑格尔的思想的确讲得几乎同海德格尔的思想完全融为一体、很难区分出你我了。读了海德格尔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的含义。胡自信原系大学本科英语系毕业生，又到英国学习研究过一段时间，这对他写作这本研究西方哲学的专著来说，是他个人的一大优势。没有精通外语这一条，他不可能在研究西方哲学方面达到现在这样的学术水平。

2002年4月30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 导 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得到普鲁士国家支持、在欧洲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体系开始衰落。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无论黑格尔的赞成者或反对者都承认,哲学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美国学者M.怀特这样写道:“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名声显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他加以特别显著的颂扬。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现在不谈他的哲学,我们就无从讨论20世纪的哲学。”<sup>①</sup>这段话不仅描述了世纪之交的哲学的历史,而且表达了现代哲学家对黑格尔的那种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情。因为不满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所以现代哲学必须另辟蹊径;因为要另辟蹊径,所以现代哲学必须首先批判黑格尔。黑格尔成了一道绕不开的屏障。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A. J. Ayer)的《20世纪哲学》明确地把“叛离黑格尔”这种提法作为该书第二章的标题。<sup>②</sup>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有批判黑格尔,才能开辟哲学发展的新途径呢?

黑格尔的独特地位在于,他全面总结了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成就,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内在统一。黑格尔主张,事物的本质是绝对理念。这是一种具有自我认识能力的精神性实体。在我们把握事物的本质以前,绝对理念潜伏在客体之中,作为客体而存在;当我们把握事物的本质以后,绝对理念就作为知识存在于我们心中,作为主体而存在。可

见,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就是客体的“理念或本质”自我显现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内在统一。黑格尔很清楚这个原则的历史意义。他这样写道:“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首先必须指明,这不是狂妄地对我们自己时代的哲学引为骄傲,因为这全部陈述的精神就在于认识到:时间较晚的进一步发挥出来的哲学乃是思维精神的先行工作所获得的主要结果;它为较早的观点驱迫着前进,并不是孤立地自己生长起来的。”<sup>③</sup>最晚出的哲学,总是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这种说法至少包含两层意思:首先,黑格尔本人是此前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其次,后人将超越黑格尔。作为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一定想到了后一层含义。就前一种含义而言,黑格尔并非毫无根据地妄自尊大,他提出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的确是他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最高成就。<sup>④</sup>黑格尔以后的一些哲学家,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以及分析哲学的创始人,都普遍承认,黑格尔是传统哲学的最高代表,黑格尔哲学的式微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黑格尔的这种独特地位是谁都无法取代的,因为他能代表西方传统哲学的全部,而其他哲学家只能代表西方传统哲学的某个方面。

黑格尔成为众矢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哲学原因与科学原因。我们知道,理论与现实并不总是保持一致。先进的理论能够推动现实向前发展,落后的理论却能阻碍现实的发展。理论一旦产生,就会获得相对的稳定性。现实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改造旧的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那么原来的理论就会妨碍他们正确地把握已经变化了的现实。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20世纪初,自然科学获得长足的发展。哲学危机出现了。因为科学的发展已经瓦解了作为传统哲学研究对象的三个基本概

念,即上帝、物质和心灵。<sup>⑤</sup>首先,西方近代哲学通常以牛顿力学为科学背景。黑格尔也不例外。在黑格尔哲学中,“力”甚至成为他的《大逻辑》“本质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牛顿认为,上帝使物质具有坚固性、不可穿透性、运动、大小、形状等特点;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是存在的。<sup>⑥</sup>然而,随着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出现,物质的这些基本属性不复存在了。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W. C. Dampier)说:“就连原来是古典力学基础的物质观念,至今也归于消失。所谓物质占有空间而历时不灭的基本概念,今已失其意义,因为空间和时间既非绝对的,亦非实在的。现今所谓物质,只是时—空中发生的一串事件,以未知的或因果关系的方式相联系。”<sup>⑦</sup>物理学的新发展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传统哲学所讨论的物质概念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其次,实验心理学的建立消解了传统哲学的灵魂或心灵概念。德国哲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强调科学实验。他主张:“心理学的目的在于将心灵分析为简单的属性,且复决定其依次复合的形式。”<sup>⑧</sup>尽管冯特的元素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他创立的实验心理学毕竟占领了传统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心灵概念消失了。既然心灵和物质都消失了,上帝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上帝的作用本来是创造物质和心灵,然后创造人类。如果心灵和物质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都是科学实验无法证明的,那么上帝概念也不例外。

理论与实践发生冲突时,理论不得不做出让步,否则它只能成为虚假的理论。为了摆脱危机,哲学家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变化了的世界。我赞同美国学者怀特的那种通俗易懂而且符合实际的分类方法。他说,“20世纪的哲学史……是那些努力想认识一些大事物的哲学家与那些只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甚或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sup>⑨</sup>想认识大事物的哲学家组成

一个阵营,即现象学流派;想认识小事物的哲学家组成另外一个阵营,即分析哲学流派。现象学想认识的大事物是宇宙和人生;分析哲学想认识的小事物是科学语言、哲学语言、日常语言等的确切含义。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个哲学思潮,二者都起源于对黑格尔体系的反叛。在分析哲学看来,黑格尔的思想无所谓真假对错。他们认为,他提出的那些命题毫无意义,因为任何经验都无法证实或推翻它们。现象学家认为,传统哲学的缺陷在于,不是面对事物本身,而是在事物之外设定一种东西作为事物的本质。这样的哲学必然缺乏严密性。<sup>⑩</sup>

海德格尔是现象学流派的重要代表。我们通常认为,海德格尔是反传统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则是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一点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毕竟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方法也不同。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哲学丝毫没有相通之处呢?一般来说,我们研究一个哲学家,就是想了解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我们想知道,他究竟是如何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正确理解哲学家的观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就此止步。因为哲学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个问题与那个问题相关,那个问题又可能与第三个问题相关。我们必须努力地运用我们已经掌握的观点和方法,去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知识,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海德格尔哲学而言,我们不仅要理解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探讨他与其他哲学家的关系。西方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成果显著。我国学术界也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一些重要论文相继问世。但是总的来说,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我们必须承认,正确地理解和阐述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是我们研究他与历史上

其他哲学家的关系的基础；反之，拿他与别的哲学家进行比较，将加深我们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也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他的哲学。我们相信，海德格尔没有跳出历史，他的哲学是历史的产物。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会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作过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他的哲学思想正是在深刻地反思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反对传统，却不蔑视传统，也没有摈弃传统。他的反叛是黑格尔所谓的“扬弃”。因为他经受了传统哲学的洗礼，所以他才能脱胎于传统而超越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在我们具体地考察他们的思想之前，我们只能猜测说，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与传统哲学的批判者海德格尔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探讨这种联系呢？我们的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一方面，这项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可资借鉴的成果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否认，这个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够具体地说明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态度，以及西方哲学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发展脉络，而且在传统与现实这样的重要问题上，也许会启发我们去作新的思考。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海德格尔本人，还是海德格尔的研究者<sup>①</sup>，他们都承认，黑格尔对海德格尔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了比较清楚地展示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仅要指出，海德格尔说了些什么，黑格尔说了些什么，而且要指出，海德格尔是如何评价黑格尔的，他对黑格尔思想的阐述是否合乎黑格尔的逻辑，他的立场是否公允，他的论点能否成立，他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他与黑格尔的关系。

在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通常认为，非理性主义者海德格尔与理性主义者黑格尔是对立的。国外有些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主张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前者对后

者的态度仅仅是“批判”。<sup>⑫</sup>这种观点的根据也许主要来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但是我们主张,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讨论,主要不是体现在《存在与时间》中,而是集中在另外三个讲义中。根据对这些讲义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得出了与此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尽管很不相同,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就没有任何“相似或相通”之处。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关系不单单是前者“反对和批判”后者,而是前者“批判、改造和吸纳”了后者的一些合理思想。换言之,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既有“相对”的一面,又有“相通”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相通的一面,我们才有理由把这两位哲学家联系在同一的历史链条之上。由此看来,西方哲学并没有在黑格尔那里终结。思维方式的改变不等于摆脱历史。只看到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不同”而忽视他们的“相通”,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发展历程。简单地说,我们不是要考察这两个哲学家的“相异之处”,而是要努力地探索和解释他们的“异中之同”。

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通常会遇到这样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第一种情况是,一个哲学家没有对另一个哲学家做过任何批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相关论点,就某个问题进行比较,以发现二者的相通和相异之处,评价其利弊得失。中西哲学的比较往往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一个哲学家已经对另一个哲学家做过某些研究,提出过自己的批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我们可以根据他讨论过的那些问题或概念,开展我们的研究。当然,我们还必须根据自己的观点来“批评”哲学家的批评,发现他们的相通和相异之处,评价其利弊得失。我们对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比较研究,属于后一种情况。海德格尔关于黑格尔的论述集中

体现在他的三篇讲义中,这三篇讲义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980年)、《黑格尔的经验概念》(1950年)和《黑格尔与希腊人》(1958年)。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专题讨论最早见于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1980年出版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海德格尔于1930年至1931年冬季学期在弗莱堡大学使用过的讲课稿。《黑格尔的经验概念》是海德格尔于1942—1943年间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时为讨论班准备的一些材料。这些短文所讨论的是《精神现象学》的“导言”。注意,海德格尔所说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指的是黑格尔于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指《哲学全书》(1871年)第三部分《精神哲学》中所讲的“精神现象学”。<sup>⑬</sup>

我们对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比较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一、《精神现象学》所揭示的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原理;二、《逻辑学》所阐述的“有无相通”的原理;三、经验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四、存在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问题;五、存在与时间的关系问题。无论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都专门讨论过这五个问题。当然,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论述,远不止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然而,我们相信,无论对于黑格尔,还是对于海德格尔,这五个问题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在这五个问题上,黑格尔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启发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改造和借鉴了黑格尔。

我们深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艰难和复杂。我们承认,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思想既精深博大,又晦涩难懂。有的专家学者不惜奉献毕生的精力,研读他们的著述,探究它们的义理。考莱斯顿教授在谈到海德格尔哲学时,不无感慨地说,“难道含糊不清就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本质?”<sup>⑭</sup>至于黑格尔,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同样发出过无奈的叹息:“早年,我曾先后师从尼古拉·哈特曼和马丁·



海德格尔,掌握了现象学那种确实而可靠的方法,并且接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宣称,他的辩证法恢复了哲学证明的观念。面对黑格尔的这种断言,我与其他人一样,感到困惑不解。于是在后来的几十年,我努力地思考和写作,试图赋予那发人深思但模糊不清的辩证法思想以生命,使它具有理性和知识的那种清晰明澈……我曾长期探索,但收获甚微。”<sup>⑤</sup>由此可见黑格尔哲学之艰涩。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座险恶的山峰,不仅是为了磨练意志,而且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念: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谁也跳不出自己的历史。历史的人的精力和智慧毕竟是有限的。问题如此艰难,而我们的能力和学识如此有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可能流于浮泛的对比。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真诚地希望学术界批评指正。

### 注释

- ① M. 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页。
- ② 艾耶尔:《20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页。
- ④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页。
- ⑤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 ⑥ 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 ⑦ 同上,第346页。
- ⑧ 波林, E. G.:《实验心理学史》上卷(高觉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